

散文獎、小品文獎初審會議側記

記錄◎董柏廷

劉梓潔認為，今年散文作品中有三分之一以家庭、生老病死、或上一代的糾葛為主題，但無亮眼之作，特別的是，「很多航海（行船人）系列的文章，其中有一篇將菲律賓漁船事件描寫得很不錯，但親情寫作似乎已經走到一個瓶頸，創作者應思考如何突破與創新。」

徐國能指出，「寫作者大致呈金字塔形分布：最多的是有一點寫作熱情，但不是很有寫作經驗者；第二層，是年紀較輕、持續創作的寫手，往往會在這之中發現一點吸引人的靈光；最上面那端，是能自如操控題材、完整融會技巧與思想者。此屆作品的確有許多親情題材、與海有關的意象，除此之外，有一篇寫原住民女性成長經驗的作品，是近幾年原住民民書寫裡，最讓我耳目一新的。」

王盛弘表示，除親情主題，今年也看到相當多的「本土題材」——如鄉土文學、地方志、陣頭，「另有一篇寫夏季水果，將很簡單的題材發揮得很好。」整體而言，他認為今年是評審六次以來稍微偏弱的一次，「因往年都會有使人驚喜的作品，但今年卻未見到。挑選作品時其實很焦慮，我這一組共八十四篇，但在看前面四十篇時，根本一篇也選不出來，幸好還有兩篇書寫同志題材的處理得不錯。其中一篇關於女同志，可以讀得出來作者是非寫不可的。」

蔡昀臻接著說道，「正如王盛弘所言，台灣主題似乎變成一個很『政治正確』的方向，今年讀到許多關於鄉村、漁船、離島、以及陣頭的作品，相較往年，則常見『弱勢書寫』，今年反而少些，倒

是台灣主題、小旅行居多，但若收攏在旅行的範疇下來看，又會發現今年較無異國旅行的作品。此外，有些對生活細節描述的作品，雖不是龐大題材，但在敘述時卻能營造出不錯的氛圍與質感。」

劉叔慧表示，今年的稿件是歷年來最少的一屆，也是她看過水準最差強人意的一屆，「大概可區分成兩個主題：一類是『孝子賢孫』，懷念阿公阿嬤爸爸媽媽；另一類屬『青春流水帳／成長紀錄篇』，但卻過於陳腔濫調、缺乏新意，排除這兩類主題的作品，反而少得像芝麻餅上掉下來的芝麻。」談到選文標準，她如是說明：「唯一較喜歡的作品，雖然剛好也是寫阿嬤題材，但行文間用一種幽默嘲諷的方式，寫出對阿嬤晚年生活乃至老病死的觀察。」

凌性傑認為：「今年參賽作品表現平平，書寫親情又往往會兼及對疾病的討論，飲食主題的創作也幾乎沒有，若說散文要能反映日常生活，那這次的作品對日常生活的處理普遍偏弱，且似乎都在比可憐、看誰病得比較重。還有不少是精神病患式的書寫，但其書寫方式無法喚起同情，反而令人感到害怕。此外，有些篇章喜歡將對話以閩南語呈現，但所用的閩南語形式完全是自創語彙，無法理解，而敘述方式也缺乏讓人想再次重讀的魅力。」

羅珊珊提及：「這一次評選作品時，確實有選不出來的焦慮，但比較難得的是，我這組沒有那麼多關注死亡與親情的題材，反倒有許多感覺年紀很輕的投稿者參賽，書寫到關於青春的部分，常會看見喃喃自語的痕跡。」

李時雍觀察到，「就這屆參賽作品來看，感覺整體寫作情況似乎正面臨一個轉折，前兩年多是討

論新的媒介與人際關係，到了今年卻又回到日常書寫，其中包括空間、城市、物件，以及人物等，而這樣的書寫模式又因媒介的轉換後，變得更日常化與生活化，文學濃度反而變得稀薄。」由此，他表達對散文與小品文的綜合看法：「本屆小品文獎參賽作，無論在題材的廣度或層次感上，都較散文獎作品來得好。散文必須經營一個戲劇性的效果，很容易就靠向極端經驗，而小品文有較大的彈性與空間去處理日常，因此文學性的構成也較散文容易些。雖然這並非新的寫作型態，但在這樣的轉折過程中，我一方面覺得非常特殊的作品尚未出現，另一方面，又隱約感覺寫作者似乎正朝向一個新的方向前去。」

羅珊珊說：「整體而言，小品文的水準較散文好，沒那麼多關於老年與死亡的作品，甚至有較特殊的題材出現，譬如，有作品以魔幻筆法創作，但又不曾讓人感覺是以極短篇參賽，是一種都會感強烈的魔幻寫實風格。」

凌性傑談道，「要將一千字的小品文設計完善的確不容易，就取材而言，今年小品文比散文豐富、精采許多，然而，有些參賽者卻很明顯地缺少『對比賽的敬意』，而犯下大忌。『對比賽的敬意』即是交稿前反覆檢查，注意有無錯字，版面印刷出來是否乾淨漂亮。」

劉叔慧表示，「小品文的篇幅短，所以不太有犯錯空間，大致上，就是寫得好與不好。與散文相比之下，閱讀起來的確愉快一些，只是極優秀的作品似乎沒有很多，但還是能選出佳作來。」

蔡昀臻指出，「以親情為主的作品常會流於陳腔濫調，但若能抓準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點妥善發

揮，便能打動人心。例如有一篇談到他的爸爸是吳念真的同學，光主題就很特別，而且吸引人，文字也頗具台式幽默，通常像這樣的作品便會使人產生深刻印象。」

王盛弘感覺今年的小品文依舊無太大驚喜，「大部分作品都描述生活小故事，雖文字誠懇，但卻都不脫溫情、甚至趨向悲情的風格，因此具幽默感的作品便很容易突圍。」接著，談到自己的期待，他說：「大多數作品都還是在『講故事』，較少如傳統明清小品的文章，很希望能夠看到抒情詠物的情調出現。」

徐國能直言，「小品文會不會寫，以及技巧掌握是否精準，都很容易被區別出來。其實只要有一個點能勾住讀者，就算篇幅短，也已足夠。我還是有點擺盪在小品文到底是短篇散文，還是該像極短篇那樣，會讓人讀出詭異的小故事？就此次作品來看，題材多元，能看見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生，就文學立場來講，小品文對整個社會的穿透力及表現力比散文更豐富。」

劉梓潔表示，「往年擔任小品文及散文初審時，常有篤定會得獎的作品，但今年卻沒有這種預感，頂多是基本功不錯、結構工整，但分數差不多八十分上下的作品。小品文的好與壞其實很容易區分，但若要从這次的好作品中再挑出更優秀者，就沒那麼容易了。」

散文獎、小品文獎複審會議側記

記錄◎董柏廷

蔡逸君表示，今年無論散文或小品文，受到時代氛圍影響很大，但若要以文學與時代相對應，似乎又缺少「能力」及「能量」，「僅是探索個人處境的小敘述。」他思索，「不曉得是寫作者有力量——不願再多說什麼去對應這個時代，還是有心無力——缺乏沉澱後再訴諸文字以對應時代的力量？這並非強調文章一定要有足夠的社會性去支撐，只是，創作者在立定寫作方向時，應該有想追求、或想達到的目的，而不是把很立即、情緒的反應，未經消化沉澱就直接表達出來。我們這一代在寫作時，會經過較大的反芻，所以創作的速度相對而言較慢，但現今寫作者講求快速：今天有意見，就必須趕快丟出來。這些意見可能只經過一夜，甚至只有十分鐘的思考，那都是不夠的。就我個人而言，當一個題目進來，會先放著，等待時機成熟，可能經過一年，或者更久。經過這樣的沉澱，呈現出的作品才會有更具成熟的力度。此外現今創作者看似愈寫愈輕盈，但其實並不輕鬆。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，文字運用也不夠要求。所謂『要求』，並不是指非要運用漂亮詞彙的美文，而是『精準度』的掌握似乎正逐漸喪失，經常模糊地帶過，或是話講一半，彷彿寫作者未真正消化他所想要描述的事件。」若與往年參賽作品相較，「這次挑出來的幾篇，好像在做『歷屆得獎作品回顧總整理』，參賽者似乎會追隨前幾屆得獎作的風格，雖然也可看做是維護文學獎的傳統，亦代表此文學獎受到注目，但既然名為創作，應該要有創新的想法。寫作者何妨再大膽一點呢？」

宇文正就觀察到的現象，做四點評述：「一、親情跟疾病的主題仍為此次大宗，某種程度上，也反映出現在寫作的潮流與傾向；二、今年讀到許多以運動譬喻人生的『運動文學』，或許跟近兩年棒球及籃球風氣的帶動有關；三、雖然同志書寫每年都有，但此次參賽作已跳脫以往同志處境的掙扎，轉向對婚姻需求的探討；四、採用第二人稱的敘述觀點似乎還是非常流行，並非不能用這樣的方式，但建議寫作者應思考是否有其必要？若沒有，卻選擇以第二人稱為主述，很容易落入不自然的腔調。」談到評選標準時，她說：「我不介意題材為何，但以四千字的篇幅來講，應該要可以寫得很深刻，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或切面，必須要有更具深度的表達。」

柯裕棻認為，「四千字鋪陳一篇散文，應有非常大的空間與餘裕來營造情感及意象，但今年的作品，較少看到利用文字空間營造餘韻的作品，反而耗費許多筆墨在表象描述，忽略生老病死等沉重議題背後的情感，因此，文章容易變得淺薄。就整體來看，或許因為是複審關係，品質很平均，文字的掌控與拿捏，都在某種水準之上，因此文章決勝的關鍵便在於：文章是否能留出想像空間，產生弦外之音，寫作者既能自由操控文字，又能讓作品超脫文字的操控。」

接著談及小品文，宇文正表示：「因為篇幅較散文短，多半只能表現某個切面。但也往往可從中看見反射社會各種截面的光澤，各種題材兼而有之，如生活的小確幸、靈光乍現的人生體悟、充分顯現社會邁向銀髮高齡社會的狀況、甚至面對疾病，凝視生命終點的各種生死觀，也是今年常見的主題。」

柯裕棻談道，「一千字能寫的心情或故事有限，但就整體作品來看，反而是『空間有限，主題無窮』。寫作者在選擇主題時很有創意，因此能讀見許多意料之外的作品，是很好的現象。除了文字，主題的選擇，成為小品文一決勝負的關鍵。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主題，用好的文字經營，再將情感面帶出，便很能夠脫穎而出。此外有一、兩篇表現手法具有詩的美感跟層次，也使人印象深刻。」

蔡逸君指出，「與散文相較，小品文的面向更為廣泛，也因篇幅短，寫作者較不會浪費文字做表象的修飾或情緒性的陳述，反而更懂得如何字斟句酌地運用資源；也因為一千字的限制，文章無法說盡，反而更能留出想像空間。雖然仍會看到偏向戲劇化或小說寫作的作品，但只要題材夠真切、作品充滿情境，我仍會給予肯定。」他補充：「歷年來，我發現要從小品文找出一個創新的成分，似乎沒那麼容易，好像可以開發的主題差不多都被寫過了。」

散文獎決審會議紀錄

記錄◎董柏廷

寫出素樸的深意

時間：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九日下午三時

地點：《自由時報》二樓會議室

決審委員：阿盛、周芬伶、張瑞芬、陳義芝、廖玉蕙（依姓氏筆順序排列）

會議開始，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，本屆共收到三百三十三件來稿，由劉梓潔、徐國能、王盛弘、蔡昀臻、劉叔慧、凌性傑、羅珊珊及李時雍八位初審委員分四組進行初審，選出四十篇作品進入複審。再由複審委員宇文正、柯裕棻、蔡逸君選出十四篇作品進入決審。決審委員公推陳義芝為主席，各委員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。

阿盛：今年參賽作品少有大題材，基本上我認為是好現象。大致不以故事取勝，因而分出高下的關鍵在於作者有沒有費心力去觀察、思考。此外，今年疾病書寫的比例相當高，有幾篇頗為可觀，也有些題材雖佳，但對敘述方式的掌握尚不穩定，結構顯得鬆散。

周芬伶：今年雖然題材多樣，靜態、動態、老舊主題皆可見，然而品質十分均勻，幾乎都介於好

壞之間，因而提高了選擇的難度。或許是近年來的現象，許多文學獎的散文作品，文字與技巧都沒問題，但在表情達意時卻顯得空泛，閱讀時彷彿有一道牆擋在面前，使我無法進入作品核心。

廖玉蕙：評閱此次參賽作品時，整個心情頗down，因為題材幾乎圍繞著疾病，就算涉及童年友誼的書寫，結果也頗為傷感。此次反而未見到太多親情題材。這種現象會不會是受到時代的氛圍影響，因而導致焦慮症候群？但，仍然有不錯的作品。

張瑞芬：這批作品中大概有五、六篇為素質頗佳的領先群，而且寫法成熟。近幾年，愛情題材似乎已經退燒，祖孫與父子親情亦少見，反倒醫病及運動等題材的比例提高許多。此外，可能受簡嫚《誰在銀閃閃的地方，等你》影響，或也因整個社會老年人口增多，作品如實反映出人生的真實面向。我不介意散文的題材小，其實從小地方切入，也可以看見人生的本質，重點是要能回歸一個較樸素的境界，想寫什麼，就深入地把它寫好，而非僅揣摩現在當紅的題材。

陳義芝：我評審散文時，設定兩點：其一是只要題材值得寫，能開拓新視野，並與讀者交流經驗或印證感受，我就支持它。第二，即使主題老舊，若能將情境呈現得不落俗套、生動、有層次，甚至在表象的描述中能帶出深意，便是我心目中的佳作。

經評審協商後，決議首輪每人圈選四篇，結果如下：

五票作品

〈寂寞不死〉（阿盛、周芬伶、張瑞芬、陳義芝、廖玉蕙）

四票作品

〈一席之地：圖書館浮世繪與其他〉（阿盛、張瑞芬、陳義芝、廖玉蕙）

〈指叉球〉（周芬伶、張瑞芬、陳義芝、廖玉蕙）

三票作品

〈精神病院皮下鉤沉〉（阿盛、陳義芝、廖玉蕙）

二票作品

〈我的夢和遺忘的人〉（阿盛、周芬伶）

一票作品

〈壁虎〉（張瑞芬）

〈龍王獅口〉（周芬伶）

○票作品

〈病院十日談〉、〈雨季伊人〉、〈東施的歌〉、〈曬衣情事〉、〈家庭作業〉、〈父親〉、

〈海路電影〉

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，評審針對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優缺點。

一票作品

〈壁虎〉

張瑞芬：作者藉一個很小的東西來談自己的處境。先說壁虎，再講自己，進而檢視生活，甚至感情上自我放棄的困境。失眠的部分也描寫得相當好。全文從睡不著的夏季，過度到秋天夜涼如水，當一切過去，再次回想，心中很甜的祕密逐漸凝成一塊琥珀，詮釋極佳。

廖玉蕙：這是篇小題大作的文章，作者將與壁虎相關的資料蒐集得鉅細靡遺，顯得有些造作，像是爲了獲得特殊題材才這麼做，似與一般人的生命經驗較爲背離。

阿盛：這篇確實細膩，但問題就在於壁虎跟敘述者之間的情感狀態到底有什麼關連？畢竟以此爲題，我會更加在意兩者關連，可惜沒找著。

周芬伶：壁虎的題材太常見，要寫出新意頗難。我讀了倒是想起賴香吟的〈蛙〉。這篇似要朝小說的方向走，但未成功，於是就介乎散文與小說之間的尷尬地帶，尤其到結尾處變弱了，壁虎的象徵也未被成功架構出來，殊爲可惜。

陳義芝：有兩點使我不支持它。其一是此篇後面寫蟬花了不少筆墨；而中間談到日本軼聞的部分——通常壁虎應該可以斷尾求生，雖然傳說可以非現實，但該段軼聞也沒有爲這篇作品增加表現力。

此外，文中部分詞語的使用亦顯過於堆疊。在我的評分裡，此篇大概介於第五、六名。

〈龍王獅口〉

周芬伶：這篇是近年流行的題材——鄉土加上民俗加上父親的親情，再加上廟會，是一篇很有經營的作品，但也有點經營過頭，作者想要製造戲劇性的效果，於是把親情寫得很暴烈，反而顯得刻意。讀起來不像生手之作。

阿盛：此篇確實有其經營，但作者描寫親情和民俗的部分都顯得很斷裂，缺乏整體的關連，敘述策略的使用也不恰當。

廖玉蕙：細讀通篇的人稱使用，開頭是「他」，後面變「您」，感覺整個人稱是錯亂的。

周芬伶：這篇我可以放棄。

一票作品

〈我的夢和遺忘的人〉

阿盛：此篇精簡地敘述了電腦網路的發展小史，同時記錄一段年少時網路社群的虛擬愛情，文字平順流暢，讀者很容易隨之進入作者書寫的情調與意境之中，但標題與內文似乎不夠吻合。

周芬伶：這篇很貼切地描寫了現代宅男、宅女的成長歷程，與所謂「田園詩」的狀況是完全悖反的。但作者並不著墨網路空間的炫與怪，反而寫出一段平凡且帶有情感的歷程——就算在虛擬世界裡，也可以找到真實的感情。這篇文章也有其時代意義，比方文章裡提到的「網路家族」已是過去式，如今是臉書時代。另外，作者引用筆記小說對應文中的網路愛情，兩者皆有人鬼殊途的悵惘，讓

讀來較扁平的書寫產生轉折。

廖玉蕙：作者把古典小說引進來的部分，確實效果頗佳。

張瑞芬：當新的通訊軟體日新月異，再讀到像「聊天室」、BBS等意象，便會油然而生起一股過時之感。因為，那遠離了現代人當下的習慣模式。而且此類題材也多半被寫過了。題材若顯舊，便使作者企圖裝載在作品上的意義無法創新。這一篇作品的段落分行，也類似早期人們於網路上發表的形式，文字歷練顯得生澀。

陳義芝：此篇雖然讀來平順，也稍有資料的蒐集，但文學性和感動力則稍弱。

三票作品

〈精神病院皮下鉤沉〉

廖玉蕙：此篇寫一個病了十年的精神病患，以病人身分觀察精神病院內醫生與其他病患，傳神寫出醫病交雜的感覺，尤其是病患彼此攀談的段落很精采。作者捕捉到某種社會現況，包括中產階級的精神病患愈來愈增加，讀來不免略感灰心，尤其當作者說「我們離開，是為了回來」，但精神病本來就是一種令人灰心的疾病，所以也可說是描繪得相當寫實。稍稍詭異的是，作者似乎懂醫生懂得太多了？

阿盛：以一個長時間患精神病者的所見所聞為題材，觀點獨特且文中人物形象鮮明，道出一般人

不易知道的內情，就算讀者無類似經驗，也能從其筆墨中獲得真切感受。尤其有關中產階級病患的描述，很寫實地反映出整個社會所面對的壓力。

陳義芝：此篇具有社會關懷、人生悲哀，也探討到許多面向的問題，在段落間頗有閱讀趣味，敘述病患的心理狀態與各種感官皆豐富強烈，比方作者寫「憂鬱症把我變成一個專精嗅聞痛苦的葛奴乙」，便很不錯。

周芬伶：這類指南式作品讀來可以感覺到作者在寫作時，已有很明顯的計畫。但讀完後，我常會思考：若此類作品並非出現在文學獎，而是收錄在一般的散文集裡，會引起我閱讀的興趣嗎？

張瑞芬：確實有些文章，單篇發表或在文學獎評審時閱讀，感覺頗好，但若集成冊後再讀便感覺過於刻意。這篇作品可以讀得出是真實經驗且作者觀察相當生動、敏銳，但文字讀來稍嫌緊張，予人呼吸困難之感，當然也可能是作者故意製造出這樣的效果。

四票作品

〈一席之地：圖書館浮世繪與其他〉

廖玉蕙：這是一篇極具趣味性的書寫，作者細膩地將圖書館內各世代的情況描繪出來，呈現圖書館不同區塊的各種生態，結構完整，語調靈活。

阿盛：這篇描寫一個微型社會的眾生相，底下牽連出各色人事。看似普通的小題材，但內涵豐

富、不落俗套，筆調活潑生動而且幽默，觀察相當細膩，時而令人會心，時而令人深思。

張瑞芬：曾讀過一篇文章，將麥當勞從早到晚各個分布的族群描寫出來，這篇也異曲同工地鎖定一個庶民的小角落，進而書寫百態人生，將各種瑣碎的片段串連得極佳，文字掌握妥貼，是一篇不俗的精采社會觀察。

陳義芝：作者把如此平常的場域情景，寫得逸趣橫生頗不容易，語法相當成熟，透過事件發展，映照社會情節，雖寫圖書館，卻宛然人生百態的雛型，甚至連某些暗流湧動的部分也沒放過，感受能力細膩且深入。

〈指叉球〉

阿盛：這篇描述少年與其朋友K之間的互動，文字平順未有特別突出之處。至於K這樣的角色，那麼早便進入婚姻以及失落了棒球夢，在現代社會中是否有其代表性並不清楚。

廖玉蕙：這篇作品的情感描述尚可，但文字的細節值得商榷，許多地方比喻不夠精準，譬如「堪堪滿了十八歲」，或將「他」奉為圭臬……人物的語氣及說話口吻也不夠妥貼，不過，藉由棒球運動描寫兒時的一段友情仍算動人。

張瑞芬：這應是很年輕的創作者，因此讀得出文字青澀，但其厲害之處在於對事情的敏銳度頗高，文中寫到有夢想的孩子會對生命保有一股熱力，但長大後卻淪落至人生底層，使人想起周志文老師在《同學少年》裡所回憶的過往。也因此，指叉球其實還帶著人生雙岔路的隱喻，就像文中本來較

不會打球的主述者，升上升學班後，便往人生勝利組去了。以文學獎標準來看，此篇不算已熟成，但作者若持續書寫，未來必有所成。

周芬伶：結尾部分極好，充滿亮點，但可能因作者經驗不足，無法掌握得更深刻，句法稍嫌生澀，但仍有令人驚豔的描寫與相當程度的敏銳。

陳義芝：藉著對運動的描寫，實則帶出成長及人的感情，更可貴的是寫出了單純與快樂，讀來頗有起伏跟轉折，提到球的軌跡也就是人生的軌跡，將文章的高度提升，雖有少許詞語瑕疵，但瑕不掩瑜。

五票作品

〈寂寞不死〉

阿盛：很寫實且傳神地描寫出現代社會老人的孤寂心理，對於利用老人的寂寞騙取金錢的地下電台，亦刻畫得非常到位。觀察詳細、筆調平和、直白有力，傷而不悲地點出社會人口老化的荒謬現況，引人深思。

廖玉蕙：透過失眠的延展思考，帶出許多老年人的心境問題，除講述地下電台的事件外，亦提及很重要的現代議題——現代年輕人強調兒女教育，卻疏忽了如何與老年人相處。文字舒徐，從容不迫，精采地表達出傳統思維與新時代思考的差異，且將老人逐漸邁向衰頹的經過描述得甚為貼切詳

實。

張瑞芬：這篇是老病書寫的進化版，一般談疾病的文章，難免會往較黑暗的方面發展，但作者卻用一種戲謔的方式切入，對比層次分明，敘述和緩，無半點勉強，邊笑邊能體會其中意味深長，但笑完又會留下一點心酸。

周芬伶：年輕人寫老年，再怎麼厲害，在感受上畢竟是隔了一層，但作者以第三人稱開展，頗有探索的意味，具說服力。

陳義芝：作者筆觸犀利，逼真地描寫人生中許多對待關係中的無助，甚至殘酷。

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，因已放棄〈龍王獅口〉，評審針對其餘六篇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，最高6分，最低1分。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：

〈寂寞不死〉（25分）

（阿盛6分、周芬伶5分、張瑞芬4分、陳義芝4分、廖玉蕙6分）

〈一席之地：圖書館浮世繪與其他〉（25分）

（阿盛5分、周芬伶4分、張瑞芬5分、陳義芝6分、廖玉蕙5分）

〈指叉球〉（16分）

（阿盛2分、周芬伶3分、張瑞芬3分、陳義芝5分、廖玉蕙3分）

〈精神病院皮下鉤沉〉（14分）

（阿盛 3分、周芬伶 2分、張瑞芬 2分、陳義芝 3分、廖玉蕙 4分）

〈我的夢和遺忘的人〉（13分）

（阿盛 4分、周芬伶 6分、張瑞芬 1分、陳義芝 1分、廖玉蕙 1分）

〈壁虎〉（12分）

（阿盛 1分、周芬伶 1分、張瑞芬 6分、陳義芝 2分、廖玉蕙 2分）

經評審討論，決議依得分高低排名，但因〈寂寞不死〉與〈一席之地：圖書館浮世繪與其他〉同分，評審舉手表決，由〈寂寞不死〉（阿盛、周芬伶、廖玉蕙，共三票）獲得首獎，〈一席之地：圖書館浮世繪與其他〉獲二獎，〈指叉球〉為三獎。另經評審討論、同意，除〈精神病院皮下鉤沉〉、〈我的夢和遺忘的人〉，亦增列〈壁虎〉一篇，三篇同列佳作。會議圓滿結束。

散文獎、小品文獎決審簡介



廖玉蕙

一九五〇年生。東吳大學中文博士。曾為台北教育大學教授。著有散文集《在碧綠的夏色裡》、《為什麼你不問我為什麼》等；論著《文學盛筵：談閱讀，教寫作》等。



阿盛

一九五〇年生。本名楊敏盛。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，曾任職媒體，現主持「寫作私淑班」。著有散文《萍聚瓦窯溝》等二十餘冊、長篇小說二冊、詩歌一冊；主編散文選集二十二冊。





陳義芝

一九五三年生。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。曾任《聯合報》副刊主任，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。著有散文《歌聲越過山丘》等多部；評論集《現代詩人結構》等多部。

周芬伶

一九五五年生。政大中文系畢業，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。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。著有散文《散文課》等多部，小說集《浪子駭女》等多部，論文集《孔雀藍調——張愛玲評傳》等多部。

張瑞芬

一九六二年生。東吳大學中文博士，現為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。近年寫作書評，參加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「臺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」整理，為《臺灣文學年鑑》撰寫年度散文概況。著有書評《荷塘雨聲：當代文學評論》、《春風夢田》等多部。